

閩都別記

第玖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第九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九目錄

里人何求纂

- | | | |
|---------|----------|----------|
| 第一百五十二回 | 一枝誘兄知夫婦道 | 鹿韭粧神伸埋沒冤 |
| 第一百五十三回 | 詰薤頭匠購線訪兇 | 獲沒耳僧鞠供定案 |
| 第一百五十四回 | 截二惡伸含耳鬱恨 | 嘉雙孝遂結髮終身 |
| 第一百五十五回 | 假婿拜門被謗留贅 | 借神飛檄拒色粧痴 |
| 第一百五十六回 | 怒媳悍萬老棄顯爵 | 忿婿痴鄰女打親夫 |
| 第一百五十七回 | 法濟說冤家緣化妬 | 杜若歸逐鹿塢教拳 |
| 第一百五十八回 | 邵晉淫暴屈良作僕 | 倪俊逃竄假女賣文 |
| 第一百五十九回 | 郝平章首誅不軌賊 | 女儒林宴樂少字師 |
| 第一百六十回 | 男不苟說實情讓贅 | 女無忌納舊婿爲新 |
| 第一百六十一回 | 諸女開房辭甚嘲諢 | 新娘回令詩更粗俚 |
| 第一百六十二回 | 因酒令桃笑得佳婿 | 佩妻言倪卿作震規 |
| 第一百六十三回 | 同面目申椒領庫物 | 試貞淫慶雲說春情 |
| 第一百六十四回 | 慕情正遂老嫗打破 | 淫心忽起大奶噴消 |
| 第一百六十五回 | 妻代判案夫自手責 | 兄帶書寫弟陷危機 |
| 第一百六十六回 | 救假男採蓮同脫網 | 冒駙馬新月教書生 |
| 第一百六十七回 | 嚴採蓮假男聘佳婿 | 鐵連環作懸圖美男 |
| 第一百六十八回 | 明受賭納戀徒幫學 | 暗代筆餌美生順情 |
| 第一百六十九回 | 懷才暗受說俚酒令 | 割情忍別吐實根由 |
| 第一百七十回 | 採蓮評假戀寢圖色 | 大妹現海賊被囚 |
| 第一百七十一回 | 鹿韭爲兄踏入情路 | 申樾合識遂顛倒緣 |
| 第一百七十二回 | 途奇緣虞陳同歸寓 | 相嘲諢桂蓮發隱情 |
| 第一百七十三回 | 唐指揮征海寇被獲 | 鐵連環贈美女詩歌 |

第一百五十二回 一枝誘兄知夫婦道 鹿韭粧神伸埋沒冤

却說一枝要推鹿韭入房間說有現成之樂卽放手放之鹿韭乃扯一枝於靜處細語曰我之馬脚惟汝知之如再露出與顛婆必瞞不得諸婢諸婢知必生是非來難洗難清必至玉石俱焚今惟一人送入房內樂病相當皆有裨益一枝問那個鹿韭曰卽妹之兄一枝打之曰他鬚七鬚八像不知天一沾身驚走無門鹿韭曰正因他鬚纔合式今叫鬚子來只說進去與可憐作戲其介聽憑可憐牽帶一教上臺那時桃花癩亦好矣鬚子亦好兩下都好可憐卽留與鬚子爲妾此一舉可不是兩得一枝聞此沉吟半晌曰好利口好推諉得宜卽悄悄喚三石謂曰今日唱一齣新戲叫汝來學三石問什麼新戲好學不好學一枝曰學之極快此戲名人而桃花把汝扮作生可憐作旦三石訝曰可憐癩了那會作旦一枝曰他何曾是癩是我先教他桃花癩病粧演病形病狀的形狀今汝來作題門連相會還魂便湊成全本三石曰題門之曲怎唱一枝曰此齣無曲亦無羅鼓只持筆向門上題寫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東風

題了四句便推門入房與可憐佳期就是了三石曰那佳期怎樣一枝曰只汝伶俐生可憐且無羅鼓是亦好看那佳期叫公主教汝鹿韭曰那有作師父作半截的別人要湊教過來付三石耳邊細說如此如此便是佳期門要關緊些不可與偷食師父偷盤稿三石以弄他仰面看大而笑鹿韭曰此戲齣最有趣親弟纔教別人不教那三石遂依從一枝卽開了鎖三石卽題門推入作人面桃花相會全本原來萬家許多了環乃是李恒義將前後王之宮女婢妾各賜諸臣故有許多婢女萬兵部多在公堂理事少入內室是日公餘無事入內因無人直進內室適遇三石戲作完可憐病亦好了開門同走出來兵部愕甚問三石曰在裡面何爲三石答曰妹子叫來與可憐作戲可憐亦曰是小姊先關奴在此公子今日纔進來作戲萬兵部大怒令取大鎗令叫一

枝出來了環卽忙與一枝說知一枝驚得半死鹿非笑曰有酒胆無飯胆我代汝去管叫化憂爲喜鹿非隨了環至密室兵部讓坐鹿非先問曰父親叫一枝妹子何事他現抱小恙令奴出來問之萬兵部曰這小賊貓怕打不敢來老夫把鸞兒交與他教導旣不教之正事教之作戲來玩弄今日又教他來此房內與了頭可憐作甚勾當被老夫撞着要叫來責打鹿非笑曰原來是這緣故今以奴說之這個事須當獎賞之兵部訝而問曰怎說鹿非曰昔司馬炎能纂併三國不能教導一子致令食麋爲後世所譏請大人察奪之萬兵部曰以公主此說咎在老夫耶鹿非笑曰位尊大司馬作三軍主宰一子猶不知男女居室之大倫自不能致化其家安能化俗於國幸有黠女明人面桃花之故事教化其兄漸漸誘之以演成眞化鸞爲乖始知人之大倫將來可免鸞龜之譏謂此可賞可罰祈再酌之兵部笑曰公主善言甚於董狐也果能化知人倫移罰作賞豈不聽從隨問三石曰鸞婆妹教汝何戲答崔謹題門又問可憐曰今將汝配與公子作妾可好麼可憐臉紅把頭點點萬兵部曰叫那鸞婆出來卽今日爲鸞兒納妾引帶去拜祖先成禮鹿非曰那鸞妹以唱戲發覺不敢出見大人萬兵部曰老夫年邁不久退隱正好快樂天年今先撥一百兩去添置行頭煩公主代作掌班鹿非曰命奴作掌班容易只是難爲行頭包主同笑而散鹿非入見一枝以問答言辭告之又曰可担情麼一枝曰春來雨水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鹿非答曰早晚不貪憐胞薄任教嫩股吸茅根一枝曰不勞不勞遂同去引三石可憐行納妾之禮隨領銀置辦行頭矣自此戲乃公然而作把那風流盡行停止萬兵部常入觀看惟粧演紅黑面老旦生上臺鹿非看至豪興亦湊腳入班上臺那夜鹿非作關公一枝作關平三石爲烏面周倉正作至唱董卓不仁不義突有看守後花園之小卒名紀祿由後苑跑來喊曰鬼來鬼來蓋內閨唱戲無人收入惟十數個了環問鬼在何處紀祿曰在園內披頭散髮小人被逐數次皆走入後宅門今夜又隨來逐無奈逃走至此求公子千金救命鹿非在臺上謂一枝曰我們去看何鬼一枝答好去查是真鬼假鬼鹿非卽令紀祿去外廂躲避又問衆了環有胆大跟去拏鬼那了頭皆搖頭散去惟鹿非帶一枝並鸞子仍粧扮趁朦朧月色直至後

花園四面圍牆中有池亭黑暗亭邊果有一鬼以真是伏魔大帝便匍匐於地告曰冤鬼求大帝代爲伸冤鹿
非見真是鬼倍展精神問曰汝是何方野鬼被何人所害在我跟前訴明詳細代伸冤恨鬼訴曰冤鬼名谷元
古田人販糶來售賣因聞有兵討福州雞犬不留趕收回糶本銀五十兩綁於腰間於某月日逃走回鄉至北
門有數十個軍人趕至說是生面歹人不容分辯直拏關在空房腰銀解去至夜有七八個同來將冤鬼用索
勒死埋在牆外因此冤鬼魂不散各處飄遊難覓伸冤因那日在後園認得園內一人乃當時下手勒死雖無
分銀繩索是他取來遂入園索命屢被走脫今幸駕臨乞爲明察報應鹿非又問汝尸曾否朽爛有妻子否鬼
答未朽爛有妻子鹿非知道了待察之自有報應且退去不可再現形多事鬼叩頭唯唯而去鹿非同二人
入內宅寂無一人三人脫衣洗臉一枝謂鹿非曰人言鬼精靈今看之猶不精靈鹿非曰凡事心正意誠假勝
於真只要能代他伸冤何論真與假他投告我們報應甚速與真的何異三石突問此齣做半截如何到後園
做湊那扮鬼的環如何不進來洗臉鹿非同一枝笑的不止共曰至今汝不知是真鬼猶以人粧扮耶三石
始大驚曰原來是真鬼若早知卽驚跑走那能作許多時今想毛髮都豎快去睡罷鹿非笑曰快去尋可憐莫
乞鬼拖去三石遂去二人將鬼所訴之口供照錄出至天明伺萬兵部回來將昨夜鬼之情形並錄之口供呈
閱說知萬兵部聽了又看口供驚異服二人之胆量疑是家人等謀財害命卽喚至紀祿問曰因甚被鬼逐拏
紀祿說不知萬兵部曰汝不知我已知之某月某日汝同伙數人在後園勒死一人尸埋牆外紀祿一聞此語
嚇得啞口無言面如土色兵部曰昨夜冤鬼訴說汝謀他五十兩銀下手勒死可實說出免再堂訊紀祿諒不
能隱遂直供曰某日有各衙之步兵張甲等八名拏一生面人來後園借關空房內衆說是建州來的奸細身
上搜有數兩銀不必送官卽將他勒死掩埋銀同分用何處查考與小人銀二兩叫取索與他們自動手是小
人一時胡塗收銀與索並無相幫萬兵部笑曰好借房收銀與索看汝造化罷又令二汝填上紀祿口供出詳
報於朝堂李恒義批形部拘拏究辦司官拏至張甲等八名卽去開掘先開出草薦捲一尸首打開驗看非男

子乃少婦形容未改心前肚尾各一傷口中含有物取出驗看乃人之耳朵被硬咬斷於口內將尸另遮掩放一旁待另察又行開掘又起出一尸是男尸索猶在項上時值嚴冬尸皆未變令地保以兩棺裝貯卽通報刑部那刑部官姓包名汜卽提張甲等質訊張甲遂供出時常帶伙在外撮歪遇有孤客以拏奸細爲名僻處則勒死分銀各等情供兵部後園牆外只有一次餘皆別處等由又向別處掘出數尸卽將張甲等八人不分首從皆擬凌遲處死紀祿係被誘從寬擬充軍萬兵部自能覺察破案免議再行獎賞除後開數尸不知姓名無從查考外惟知谷元乃古田人有妻子卽在各犯家屬追出原贓銀五十兩令他妻子來領運棺回籍歸葬刑部先將此案完結詳報李恒義批卽依擬再行察辦又開出一女尸口含耳朵受傷致命之案經究張甲等皆供實不知情遂密遣差役暗訪有人缺耳者便拏來究問後訪拏到二個和尚委刑部司訊之先問一僧稱被剃頭匠失手割落欲與理論經鄉保公處令匠罰銀八兩爲之補膚拾回耳角息事又問那一個僧同前問之供稱無異卽喚至剃頭匠同諸鄉保問皆同所供隨卽放之隨有一少年和尚名小彌擒一剃頭匠名阿同小彌曰好好把人耳朵割下欲較令賠償被鄉鄰說調處去人一箇耳罰他十挑米今照例折銀八兩交銀了事詎他分毫不肯司官問阿同曰汝旣不小心把人之耳朵來割下還不認罰何也阿同曰如割別人的耳願罰惟割和尚耳無要緊幾時又生出矣又問幾時生答曰等秋之甲子日下雨耳自生出也又問曰汝看何書知之答曰曾看見漳州通書內載秋甲子雨禾頭生耳禾頭豈不是和尚頭生耳豈不是重生耳耶司官笑曰原來有此出處若遇春甲子雨赤地千里還要將地來油漆耶今將汝鎖在頭門柱上等至秋甲子雨那和尚能生出耳了便放汝如不能生將汝之耳亦割下阿同曰今纔交春直鎖至秋項必自斷司官命拖出去鎖阿同大驚喊曰願罰司官曰願罰卽不鎖看審之人皆背地相言大衙門審此等小事盤問不休誰知中間有大曲節矣正是不因那沒頭公案怎審出咬耳重情且看下文如何接說

一百五十三回 詰薙頭匠購線訪兇 獲沒耳僧鞫供定案

却說薙頭匠恐被鎖住待秋甲子雨和尚能生耳否卽喊願罰司官曰既願罰便不鎖問罰多少銀答曰照例罰八兩又問此例從何而起有割去幾人便有此例阿同答曰例自柳麻三而起至今有月餘割耳皆是和尚共計有五六個矣司官問怎的別人都不至割單單和尚薙頭就割是何緣故阿同答曰和尚鬚髮皆雜淨故至失手司官笑曰並無是理你作薙頭匠有多少身家能當此罰答曰自己不小心雖窮甚亦要去別處挪借來賠往常果無今年有之街上童謠歌曰去年臘月雷今年出古怪和尚沒耳朵薙頭大破財司官曰山東孔雀胆福建童謠歌不錯又問曰你愿罰要放你去挪借怎知人肯與不肯誰來聽候笑曰不須聽候一便有司官曰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有那個財主與你相好一開口便借汝我不信也若真有可說出住處姓名遣人與汝同去好否答曰此財主乃暗作的不敢與人知若有人跟去一厘都不借司官曰不說財主姓名必是假話要脫身命役帶出去鎖住衆役卽拖出去阿同急了喊曰願講財主名姓住處司官曰汝恐說出他不肯借帶去邊房只寫一紙條足矣差役引到邊房令其自寫阿同遂寫一紙條遞上司官看乃乾元寺和尚五字便有三分會意了問曰汝有借他幾次所借何用財主有多少年紀行息多少何時還本阿同曰只借過二次惟失誤割耳之和尙纔肯借不立約不言息銀只約一年自行送還要實說被割之名字實是和尙那財主並無見面皆是家中人等出入傳說交銀矣司官笑曰此財主作得異樣今日事破必不肯借汝同沙彌且討保回去罰銀另日再議司官分發了隨進大堂稟見回話刑部卽出堂籤拘至薙頭匠柳麻三帶入後堂問訊包刑部親問曰汝是柳麻三麼有人告汝施邪術擅割和尚之耳憑實招來免受刑法柳麻三驚曰小人果有失手悞割人耳皆已照例罰銀補膚誰又來告耶又問曰汝割有幾個答曰只割三個某寺和尚某某並無別個又曰乾元寺之和尙一個不算耶麻三愕曰那乾元寺和尚叫小人代認其實不是小人割的又問曰汝且說

其名字與所告之名相對否麻三答曰他名能悟又問曰可是該寺之首僧否答是包刑部曰是便不錯惟他勞力最大因人叩闢告他買囑薙頭匠故割諸僧之耳朶並不出頭獨告汝施法術割耳製藥起手先割他耳後又割某寺某僧皆有證據由朝廷發於本部究問今問汝汝又說是代認既不是汝割實是何人緣何叫汝代認之處可據實說出本部堂自有分別倘不實供汝之罪便當不起柳麻三自思事到此不得不實說恐至動刑遂直說曰小人常在他寺中薙頭出入不斷那日與他薙頭見其左耳用大膏藥貼住問故他說生瘡因洗頭溫水注濕其膏藥吊落始知耳歉去大半耳又問之他又說因夜睡被鼠咬去醒了方覺小人又問不知痛耶被咬許多他說必是甜口鼠纔不覺痛故此說無人肯信方用膏藥遮掩恐將來有人盤問託小人代認作薙頭失手不覺割落小人以常在其寺作生活思此亦無要緊亦充之他又說因此不好出見人託小人再與別個和尚薙頭能作失誤將耳亦割落多少即與小人銀二十兩照人幾個照算方不至獨異好出見人小人因貪有銀作誤先割有幾個因作過幾次不像隨與相好的阿同一二個伙通知割一個照例賠補膚八兩還有十二兩對分小人又恐割太多吩咐不要再割那知阿同又割一個那知他出乎爾反乎爾來告小人求大人察情包刑部又問曰汝看他耳上痕是刀割是鼠咬形狀是人咬裂形狀麻三曰似是扯裂不似刀割鼠咬包刑部曰汝與他相好可叫他來對證汝就無干了麻三曰他怎叫得動駕大如天又問曰汝帶路撥兵圍擊可麼麻三曰他地窖內路通各處擊不來只可偵而獲之又問依汝怎偵之答曰他有一企家媽即在寺後屏山極邊僻有時亦叫小人去說話故此知之那企家媽名小文姬有二十多歲生得極美文才又好丈夫名吳宗仕無能他的母叫作陳媽早年亦與能悟有私爲東衙巷觀音堂之齋媽今不在觀音堂亦回家去近時能悟因破相不敢去別處惟去近便常來與小文姬飲酒作詩宗仕常忿怒無奈其何他母逢和尚來即把他兒子推出不許人門如叫人去與宗仕買線值能悟到他家即來通風一撮便至矣刑部曰此可以將麻三留在班房撥能幹之差役依計而行却說乾元寺和尚能悟許夜至吳家陳齋媽早備酒席排在房中把宗仕推

出柴門關緊三人在燈前飲酒要樂文姬因見其無耳笑曰驢又不似驢馬又不似馬一歎一禿其實難看能悟曰怎說難看龍無耳將飛上天還不知耶文姬曰好看今作詩讀之卽此筆寫曰

倚馬盧師正勝歟 惟奇耳削兩峯舒 一峯已被風流禿 再禿一峯正禿驢

能悟念了笑曰汝說禿驢今作一首答汝纔知不是禿驢却於詩後亦寫四句遞與文姬亦念曰

驢欲成龍耳自無 驢龍變化在須臾 來朝一舉騰霄漢 敢笑巖明不丈夫

文姬念了笑曰好大口氣只恐耳未無頭先落能悟曰要羸卓巖明三分再不至落頭矣陳齋媽笑曰我作皇太后能悟曰皇后就不耶三人欲偃抱上床誰知宗仕早被幹役買線現成是夜被母推出卽飛跑去通報幹役卽帶數十人至前後門周布先一人從籬笆鑽入先開後戶由壁縫偷瞧見三人飲酒作詩並不動手俟他脫衣上床招四人踏門搶入先將能悟打倒如拏龜縛犬綁了能悟問何事拏我幹役曰接去襲卓巖明之位幹役將能悟交與外獲之人押去再拏二婦二婦問何事又答以請去作東西宮娘娘共帶去又妨寺內僧衆來搶偵之靜悄悄便放心解去入刑部衙內將踏門未獲犯之時先撮掉上之詩卽行繳入通報包刑部聞獲到的犯又見有反詩大喜一面撥人去乾元寺把守前後門不許僧衆逃去一面天明坐堂問幹役反詩緣故幹役偵看所說並所作之詩因由稟明詳細令先帶和上來包刑部問汝是能悟麼答是又問曰且漫問別事先問汝耳朶何裂半月能悟答曰那夜因酒醉被鼠咬去又問曰如是鼠咬一口便能痛覺而醒咬去許多何止數十口猶不知痛何也答曰因醉甚是甜口鼠故不知痛覺矣包刑部曰汝所飲乃中山之酒醉至不知痛癢耶只聞春秋時成公七年有甘口鼠食郊牛一角牛不知痛從來未聞有吃禿之耳亦不知痛耶再不實說令夾棍來能悟又妄說因難失誤其匠人仍在可爲證據刑部曰汝以爲無證據耶此不是鼠咬亦不是刀割乃是人咬的扯裂之刑可實說來是何人所咬免得動刑又令去取那耳皮半片來那耳本是軟骨雖久洗淨亦如新的不過乾些取到令役取與之歎耳對合與又耳不大不小其裂瘡恰合再令取鏡與之自照能悟

照了失色猶說是別人之耳。刑部曰：此耳實是女尸口中啣得。今有物相對，猶不供招，即令責打，能悟推之難脫，不得不招。遂供因前聞後街，廉自誠之妻伏氏，貌蓋通城與東牙巷觀音堂之齋媽陳氏商議，廉自誠外出家無別丁去引他來觀音堂求籤。陳媽遂帶同來往說觀音最靈求籤者無不應，又以念經等事誘之。那伏氏亦常奉觀音經，那日因回娘家順便到觀音堂燒香，要就回陳媽將他轎辭去。他在燒香不知後轎已去，始知陳媽騙他玩遊。半日至暮，即送回去。又知其不飲酒，以藥放在茶內，我被時先躲，在後房俟其昏迷，即抱上床將行事。誰知藥力經刻，即醒回耳被咬佳，不放許時，痛急無法，拳打其心窩，腳踢其肚尾耳已被扯裂，咬斷伏氏已死了。幸無人天黑與陳媽對手，將尸埋於後園，用土堆彼時耳大半已被含於口內，牙關緊閉，詭不能出。因恐有人得知，趕緊偷埋於牆邊。又暗囑薤頭匠認是他誤割與之銀錢，又託其把別個和尚亦作誤割，則被人看見無所擬議。後打聽其夫回來，聞隣居說妻往母家去尋討無踪，與妻家控告。後聞牆邊起出女尸，仍不在此，死罪汝所作之反詩，豈不是罪上加罪？能悟曰：此詩不過一時戲言，何以爲真？如加罪加助一倍可矣。刑部笑曰：我知汝多金，纔敢此橫行。誰知天不容奸盜，使伏氏口含汝耳。當時若取出，亦無迹可尋。又天遣汝自行買囑薤頭匠割別個和尚引出敗露，今即直招可免動刑。令帶去收監候議。又令帶齋媽陳氏問供。陳氏知能悟已招諒難推脫，亦直供不諱，亦發出收監，即錄供詞並反詩情事彙作一冊，正是二名逆犯先拘禁一個窩奸再酌爲後事如何。下文分記。

第一百五十四回

截二惡伸含耳鬱恨

嘉雙孝遂結髮終身

却說包刑部已訊出能悟和尚並陳齋媽之實情，收禁外令帶上小文姬問曰：汝既有才貌，兩全何獨無廉恥耶？小文姬曰：人豈無廉恥？奈婆勒壓今見天日雖死亦愿矣。刑部曰：見汝詩以譏刺禿驢，可知人從天不從但。

人既從罪亦應死以此詩雖免亦應充軍今再試汝才情當堂再作一首以自身爲題七言四句卽以身字爲韻看汝詩意酌辦可也文姬便磕頭謝了曰犯婦口念求大人寫之卽口念曰

青絲常緜不梳勻

却被姑嬈勒染塵

金鳳銀鵝作所愿

但求結髮到終身

包刑部憑其口念寫完駭曰卽七步成章亦無此速既欲終身只前首詩並此詩便能遂汝愿矣惟一時不得放歸可暫寄外監俟案完結還汝結髮到終身矣卽退堂此案乃兵部察出謀財害命之案開尸發覺刑部不敢自專將口供送與兵部斟酌同詳兵部看了供隨喚至鹿韭同商鹿韭看能悟之供詩笑曰這禿驢有師必有徒萬兵部問其師那個鹿韭曰乃前王之替僧大覺和尚人稱佛爺數年前將奴搶去若無義俠報不平打死大覺命亦早休矣兵部聞說笑曰公主彼時若無他師父搶奪出想此時仍在船中作曲蹄婆焉能作公主耶鹿韭亦笑曰此等說還求大人超生勿殺以報其恩一枝笑曰若留不殺尊臺難免不被搶去出相萬兵部不知相之隱語遂喝曰公主怎不打之又容之無忌鹿韭曰一之爲甚豈可再乎蓋被大覺搶奪乃真慶雲之事鹿韭在宮聞慶雲所說盡知之假冒再說出可見是真慶雲鹿韭又看至能悟供詞說助餉贖罪等語笑曰禿驢猶作夢未搜出反詩猶可今反情既露卽將謀奸致命不議外以叛逆來辦所有產業盡行抄沒豈留與之買命又看陳齋媽口供亦笑曰如此野婦竟想作皇后殺之猶便宜又看小文姬口供二詩嘆曰人皆無善無不善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不意紅塵中有這等女子應聽之結髮終身矣看完問曰此案以大人何擬兵部曰三犯都憑公主擬還問怎辦耶鹿韭曰此乃奴看而言那裡是實兵部曰井井條理無妄獎也公主之刑名勝前之患風癩范琦數倍惜乎非男一枝答曰何難爺爺若要他是男待女兒符水一噴如臨水噴蜩蝶頃刻現出原形鹿韭恐嘲太現把目睨之兵部罵女放蕩卽遣人將原供送還刑部請照供察辦其人去後謂鹿韭曰此案若不因公主作假關公審鬼開尸發覺而伏氏萬不能伸冤矣又曰白袍將之功與別人奪去自隱於馬房無人知一枝又答曰此白袍將不在馬房躲於三層庫中那夜被女兒一手摸着撮出來兵部取

戒尺便打鹿韭急攔一枝笑跑出兵部曰公主休怪老夫失於教訓休怪鹿韭曰奴常有滑稽去怎敢輕之兵部曰不怪便好一枝又至指曰爺爺以之躲於庫內何事乃天恩冒爲己恩鹿韭曰不敢冒作己恩此乃冤魂不散不訴於此必訴於彼那伏氏乃貞烈之氣雖死猶生故口中所含之耳至開出口能卽開人故知口中有物若不露出仍牙關緊閉人安知耶此乃其貞烈所感大人說功歸奴身豈不冒功耶兵部曰聽那小子荒唐作甚隨有人來請朝堂議事萬兵部出去鹿韭同一枝歸房罵曰汝真大胆三番兩次在汝爺面前不涵養若被知破我無頭汝還清白耶一枝漫應曰我天真爛熳自能清白鹿韭屢戒他不改恐被出破決意欲去一枝見實有去意始驚卽向賠罪改過鹿韭始不忍去不表先說包刑部同萬兵部將供詳捧進內殿李恒義見了大怒令兵部撥兵去乾元寺抄逆兵部抄出金銀近有百萬寺僧八十餘衆地窖內婦女十數個將所抄金銀充餉着諸臣擬罪能悟作大逆不法凌遲處死陳齋媽斬首立決所存婦女着家屬領回諸僧衆還俗爲兵小文姬被婆壓勒並非本意姑念二詩可恕還結髮終身查伏氏夫主廉自誠其兄伏振因相控告一控被妻兄伏振遞賣一告賣妻反來圖賴地方官不能辦理禁錮已久今伏氏發現俱令開釋領尸歸葬其地方官不能察訪叅革柳麻三阿同等受賂錢殘人五官追贓充軍乾元寺另招僧衆住持擬議妥會詳恒義批依遂綁能悟凌遲齋媽斬決却說吳宗仕聞母孥去必殺跑至幹役家吵鬧被役送有司責打枷住被走脫恐人認得效豫讓漆臉禿髮存刀來尋幹役不遇聞法場斬決跑至母前跪下泣曰不孝害母今來代殺劇子手喝打之詎吳宗仕把刀向項割之血噴之倒至法場斬決畢始知乃吳宗仕有外人指罵曰許等之母不與早死還代之今自討死誰憐之內一人答曰天下無不是父母母雖不節子亦當盡道也數個又罵曰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正子奔他鄉不奔開猶跟着世襲做烏龜此等臭龜不拖向茅坑去還留此耶彼此相盤將至門口刑部聞報令監內放出文姬去認是否他夫文姬聞夫死奔至抱哭曰以愿結髮終身誰知半路相拋今相從地下言訖頭向石上一撞血出倒於尸旁其後至看的人曰汝們眼睜睜看他撞死不攔之那數個亦罵曰他乃老鼠

哭貓當日在家包和尚都不認老公今粧此樣式雖死亦是臭的那一個忍不住答曰汝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前乃被婆所勒無奈失節並非本意衆人聞說始有憐憫之心因見氣不斷便有代之敷藥解帕包頭卽有二三老婦亦代之溫湯與食拭血文姬漸醒知是人救謂衆曰敢勞諸長者拯救念奴家應死之人活得今日活不得明日言訖仍撫夫尸而哭衆恐冒風阻之勿哭遂見其夫眼亦微開便喊曰亦活了不須哭文姬遂住哭看之果活原來宗仕乃右手執刀割項半邊食管未斷惟血湧人失過後復活又有人尋藥來敷衆議須僱轎抬回去不可在此冒風文姬曰且慢婆婆之尸首未收拾衆曰有大叢林和尚施棺已將二尸收貯去北山矣汝二人待好了去埋葬轎至欲抬去適事聞內殿李恒義憐之發銀一百兩命地方官送夫婦回家交與親眷收領調治有司領銀至查問吳家有何親眷文姬答曰內外皆無有司又問曰此間有人知他家中之來歷否衆共指一個曰惟他曉得他家之根原表其好處故衆纔共憐之有司相其人果儒雅老成問其姓氏答姓楊名隱乃吳宗仕之鄉里故知其有好處也有司曰好極遠親不若近隣今同我送二人回家安頓他銀交汝代爲料理醫藥至二人愈卽行報知另行賞卹楊隱意不肯被衆再三言幫助之恩義不得不依遂同送至屏山下將他夫婦安頓停當有司官將銀交楊隱楊隱轉交與小文姬僱老夫人伺候調養至月餘夫婦醫治皆愈楊隱卽報於有司官轉報內殿恒義稱其黎牛之子驍且角又賞銀二百兩親領謝恩赴各衙門叩謝將至兵部衙門一枝聞之謂鹿韭曰人言小文姬才貌俱全將至此叩謝我同汝改作男粧站爺爺身旁看之好麼鹿韭喜諾曰隨報他夫婦來叩謝萬兵部問曰汝小文姬未出姓名其實是誰家之女小文姬彼時只一人入見見鹿韭站於萬兵部身邊答曰小婦人父名陳蔡乃前王義朝內爲軍器廠使因承造一幫兵械驗不合式以爲扣冠工料將父拏去斬首幸蒙翰林院林仁翰進殿保本前王以誼公主之父說情令賠銀一千兩另再補造卽將產業變賣只有五百金翰林翰林暗幫銀二百又少三百無處借挪小婦人情願賣身與人爲妾將身價湊足救父卽有吳姓肯出三百金買去爲媳先過一百兩成親三日後再過二百遂至吳家與吳宗

仕洞房成親次夜喚和尚入房小婦人驚而喊叫其母陳媽進言曰我乃小人家那有許多金來娶媳因此和尚貪汝才貌出銀二百同婆來爲妻小婦人以別事可使同爲惟夫婦有別豈有同爲之理便死不從其母曰不從無妨明日送汝回去先過一百金還不還憑汝更有二百金不湊看汝父有命無命小婦因此思父命懸於一線待此銀解救再賣亦不得了無奈忍辱從之次日始湊二百共足一千遂得贖父生回矣此乃小婦人失節之根源也萬兵部又問曰今汝父現在何處小文姬答曰彼時產業俱變監中出來無家可歸帶母弟同回小箸祖家歸農父母兩年前纔逝兄弟不知去向又問汝怎自負小文姬答曰邦敢自負原名陳肖古小文姬乃和尚所號也萬兵部命一枝取銀一百與之曰始知皆是官裔世誼茲薄贈一百金聊表誼情也小文姬卽拜謝而出與宗仕又往別衙門叩謝皆有贈銀小衙門以大衙門有贈銀亦有二三四五十不等贈之共計千餘統交楊隱代買田產小文姬自此改復原名陳肖古屋後起一樓在內潛隱不出脚不履地今北門之肖古樓是其遺迹也正是懲淫已滅乾元寺因孝猶遺肖古樓再說何事請看下同

第一百五十五回

假婿拜門被謗留贅

借神飛檄拒色粧痴

却說萬兵部察出此案朝廷獎賞以後如有事情卽與鹿蔭相商皆有裨益十分愛重之惟其子三石自幼與鄰平章之女名杜若結婚鄰家知其贅被誣之事盡知之悔甚後聞知綁去將殺因驚懼變作靈賊矣鄰家始喜後聞不曾變仍如是鄰家卽遣人去查看皆一枝將兄置之不與見面故將其女延至二十二歲並不備娶萬家亦不敢言娶茲萬兵部以子既知人倫之道遣老嫗去求親鄰平章謂曰兒既贅娶媳何爲嫗答曰才貌賽於子建潘安誰言贅也鄰平章曰有如是可將你君子送來會會叙了再行迎娶找小姊亦無言矣嫗回述萬兵部怒罵曰誰吩咐你這般言你今將公子變個才貌雙全送去如不能你先抬棺木來見我嫗驚甚入內求一枝代說情一枝曰你敢說猶勝古人子建叫你去變不錯求我何能爲惟有一個能之你趕去求他嫗問那

人一枝曰快去拉丹霞大聖來求他將公子之才貌抽換如駱拓天甘氏一般。嫗跪泣曰那大神大道怎得尋得遇便尋着被一喝頭使縮進肚矣。一枝曰不敢尋大聖去尋拓天求託他亦可。嫗又答曰他到早作仙去了沒處尋矣。嫗再懇求一枝嘴扭而笑曰沒處求公猪亦可。蓋音同公主。嫗付是公主使跪懇鹿正救之。鹿正笑曰嫁禍於曹你且去待我想之。嫗遂放心而去。鹿正謂一枝曰那夜無故演什麼姑伴嫂眠今正正妹代兄婚。又來拉東拉西何也。一枝曰我豈不思去代之其奈無你之臉皮厚。且此去不過會叙即回來並非成就完婚。如就他家完婚肉落犬嘴。由你鹿正笑曰犬肉始不食羊肉怎不吞之其實獨我能代替得其脚安解便解要包便包兩無疑異。汝如一去脚使出相矣。即同見萬兵部說其代替去面看之情事。萬兵部曰公主如肯去萬無一失。只恐進門拜堂又喚一個豈不出破耶。鹿正曰既敢担承回來便預佈置便能使其甘愿。諸老矣。萬兵部曰能如是乃公主之賜矣。聽憑去調度行之。仍遣老嫗去回話。邵家即以帖請姑爺先行拜門。鹿正便改男粧撥從者送至邵府。邵家大小見之內才未知外才果過潘安皆喜甚。至暮將送回有人暗謗曰非真婿或是兄弟代之。或曰婿無兄弟只有妹耳有穿痕面餘粉迹非其妹即前王之誼公主。林慶雲現在其府中也。邵平章聞之吩咐不須關動。今即留在此完親。真的必不同如假的必不敢留矣。即將鹿正安頓於書房以子陪伴之。即擇吉日在於次月初一遣人去萬家報知完親。三日送回萬兵部。聞駭甚問女怎處。一枝答曰別個去難保不破。惟他足智多謀定能依計完璧而歸。爺且請寬心放懷。萬兵部聞此等說總不放懷。惟一枝信其不苟也。果鹿正並無半點驚恐只是耳有穿痕有人笑問之。鹿正答以同妹作戲所爲。那邵平章亦只有一男一女。男名球娶媳邵氏。惟體弱多病。令之陪伴。惟日出來走走即進去床上安臥不能久陪。夜總不出來。只有兩個侍女往來陪伴。一名桃笑美而點識字。一名梅屏亦美。惟字不識。二個常在書房伺候。惟桃笑皆在鹿正身旁講古談今甚相對。而梅屏不與說話。梅屏妬之向杜若挑而謗之。杜若妬甚令喚至桃笑問曰人說那一個是女假男粧你日夜都在他身旁可知是真是假。桃笑便答曰是真男非假杜若問汝怎知。答曰奴婢當與他

同睡還怎不知也杜若便打之桃笑笑而跑走蓋此了環桃笑乃杜若之母房內之侍女知被梅屏暗謗以詭就詭添其妬心也杜若自此夜夜遣梅屏至書房偵之而桃笑皆知而不言那夜杜若自至門邊偷瞧被桃笑突出扯住曰要看即請進看在此偷瞧則甚便細語曰不說是小姊說是婢女同進去好麼杜若喜曰此可遂同人桃笑先行謂鹿韭曰姑爺這一個女婢是小姊最愛惜的名煥初蝶才學與小姊相似今婢在此求教學問他亦來請教鹿韭看其束粧知是正貨便起身曰求姊姊來教杜若曰因聞姑爺才高北斗學富五車女婢不揣冒昧特來觀光學步惟求勿笑爲幸鹿韭曰言重言重桃笑曰未作文章先說套語快出題來作杜若曰有一對先求教桃笑即取出花箋遞奉與之遂寫曰

赫石寫己已赤脚相同何以單桃

桃笑看而笑曰初蝶妹你還不知也今姑爺有了單桃赤腳將來便不要原配那驢脚矣杜若伸手打之曰莫多嘴與姑爺來對鹿韭見出此對暗笑其妬至如是遂亦寫曰

雪花排戊戌冰心無異惟存一點

桃笑看了笑曰冰心對赤腳安能挑弄之也與奴婢狗尾來續貂祈勿見笑亦寫一對曰

蘭膏書甲申香頭皆隱不合獨出

鹿韭看了拍案曰家風不亞於鄭康成杜若却被一洗清一譏刺自覺漸愧無趣便扯梅屏退走鹿韭自愧問桃笑曰姊姊特叫他來賣弄也桃笑遂將杜若來偷窺之情告之鹿韭笑曰你何敢與之嘲謔婢不畏主何也桃笑答曰一自少與之同讀過書玩笑慣了次是家夫人愛之如女比衆異故不畏也鹿韭曰惟恐其謬謗怎處桃笑曰根深不怕風搖動樹正何愁月影斜聖人云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何妨也鹿韭聞此語異之思惟我能此耳不意婢僕輩能似我耶惜乎不能與之常近那日又談論語因問曰人皆說姑爺至慧又極醜怎有此出類拔萃鹿韭曰我何常不慧而醜在前六親難辯一字不識後在丹霞大聖處度奉香火遵循戒期未及三